

第一章 聖旨驚人心

謝幼怡又夢到她及笄那日的午後。

她身後是侯府小花園東北角的院牆，身前是雙眼通紅的宋晉庭。

少年出現得叫人措手不及，她被困在他的雙臂之中，心跳劇烈，有著進退不得的惶惶和難堪。

從宋家出事，兩家退親，再到宋晉庭隨父親離開京城，這是他們闊別三年的首次相見。

可這場重逢沒有戲本裏青梅竹馬間的溫情脈脈，只有他把她堵在牆角，一句咬牙的質問。

他說：「窈窕，我該恨嗎？」

她不知要如何作答。

因為宋家一場意外，兩家決裂得徹底，曾經兩小無猜，如今卻是對立。

親事是他們謝家退的，宋伯父入獄，她父親無力相幫。宋伯父在牢獄裏受盡刑訊，年少的宋晉庭求助無門，一夜看盡人情冷暖，站在宋晉庭的立場，他該恨的。

她無言以對，他的手卻忽然撫上她的臉龐，指尖劃過她的唇瓣。

她猛然一激靈，被迫再抬頭，看到他表情克制，輕蹭著她的指尖又有說不出的纏綿意味，矛盾得讓她心慌！

此際，他傾身過來，貼近的呼吸有淡淡酒氣……

「姑娘，您又夢魘了，快醒醒！」

耳邊忽然響起丫鬟的聲音，謝幼怡被驚醒，只見丫鬟繪雪的手心正覆在她額前。即便知道自己又作夢了，可宋晉庭那日帶著迷亂的酒氣彷彿還在鼻端，讓她微微恍惚著。

「姑娘怎麼回京後總睡不踏實，連著兩日夢魘不斷。這才剛剛睡著……」繪雪邊說邊用帕子幫她拭汗。

另一個丫鬟織墨在邊上再遞過一方帕子，暗暗用手捅了捅繪雪，示意她別再多話。

謝幼怡從長榻上坐起來，正好看到窗邊停著兩隻大膽的麻雀在嘰嘰喳喳地叫喚。有一隻不知怎麼一下跳空了，險些栽倒，嚇得笨拙地拍打著翅膀飛走了。

這幕有趣，她被逗得一樂，朝她們道：「妳們剛才瞧見沒？我們家的麻雀都養得那麼胖又笨笨的嗎？」

兩人都瞧見了，聽到她的形容都笑出聲，偏過頭去看她。

只見少女就那麼坐著看向窗邊，照進屋子的日光柔和，照亮她白皙臉頰上的粉色，是一種剔透的美。

詭異的是，少女聲調明明帶著高興，面上卻根本不見笑意，一雙還盯著窗戶看的眸子亦不見任何情緒。

繪雪和織墨跟她跟得久，早習慣了她面上事事都不悲不喜的模樣，但再是習慣，每當看見還是忍不住心酸。

她們姑娘生得好看，是滿京城都認同的，可大家都說她是個冷美人，明明長著一雙嬌媚多情的桃花眼，卻總清凌凌地看人，面上神色永遠都像淡墨描繪的遠山輪

廓，帶著飄渺不可接觸的距離感。為此，背後嚼舌根說她們姑娘孤傲、不可一世的人不少。

然而外人都不知道，她們姑娘以前也會露出生氣的模樣，也會笑得明媚動人，是老天不開眼，讓她遇上禍事。

出事時姑娘年幼，才十二歲，正好是和宋家退親的時候，姑娘本就心裏難受，又出意外受到驚嚇，清醒過後就再也不見她有過鮮活的表情。

這些年輾轉尋醫，收效甚微，淡漠的表情就此定格在她臉上，精緻的女孩成了沒有生氣的瓷娃娃，才總讓人覺得冷冰冰不近人情。

雀鳥散了半會，謝幼怡這才慵懶地要起身，問起時辰。

繪雪彎腰給她穿繡鞋，回道：「馬上就到用飯的時辰了，姑娘不是準備今日回書院？侯爺和夫人吩咐廚房今日早些備下午飯，這會估摸都在上房等您過去呢。」謝幼怡點點頭，簡單洗漱淨面。

京城前兩日下了場秋雨，天氣越發的涼，她換了身湖藍帶裏襯的衫裙，臨出門織墨還把披風給她穿上，主僕一行才慢慢往侯府的上房而去。

此時的上房門戶都閉緊著，安平侯和妻子、兒子圍坐在圓桌前，一臉嚴肅。

「依兒子看，還是先不要告訴小妹宋晉庭回來了。」安平侯世子謝煜鋒沉吟片刻，一敲桌子站起來。

安平侯夫妻同時抬頭看他。

謝煜鋒面上帶著忿色，與父母對視，道：「宋晉庭那王八蛋去年偷偷回京潛入府，把小妹嚇得發熱幾日。小妹那時病情正要好轉，李神醫都說這是好的開端，結果被他一攪和，小妹的病又折回去了！他心懷怨恨，衝我們來就是，關我們家竊竊什麼事！這事還沒過去一年呢，就跟小妹說他回來了，小妹又被嚇病了怎麼辦？」安平侯聽著也氣憤，重重點頭：「鋒兒說得對，還是先別說了。」

面容姣好的安平侯夫人見父子一個意思，提出不同意見，「即便現在不說，竊竊遲早也要知道的。不是說晉庭攀上太子才會回京上任，那就是會留在京城，竊竊同樣會知道，還不如讓她有個心理準備。」

安平侯又道：「那樣竊竊不得日日擔驚受怕會遇著他？她今日還說要回書院去，勸都勸不住。」

謝煜鋒發現怎麼都不妥當，急得想跳腳。

安平侯夫人又說：「鋒兒，不若我們先旁敲側擊地提一提？若是竊竊還是怕晉庭，我們再說出來。」

「娘！您能不能別喊我鋒兒了，瘋兒瘋兒的好聽嗎？」謝煜鋒心裏煩躁，再一聽自家娘親喊那個欺負他妹妹的王八蛋名字，對比之下就炸毛了，「您還給他臉喊晉庭，他配嗎？而且我及冠了，先生贈了字，子釗！」

喊什麼他的破名兒，也不知道當年爹娘是怎麼想起這個名字的。

安平侯夫人平白被遷怒，當即無辜道：「你爹先喊鋒兒的，你怎麼不衝他發脾氣？我這是疼了隻白眼狼嗎？」

說罷眼眶就泛紅，捏著帕子要抹眼角。

三人要事都還沒商量出個章程，就先鬧起內訌。

謝煜鋒是個性子急的，一見親娘馬上要落淚，當即咚一聲跪下去，忙磕頭請罪，「兒子錯了，娘您別往心裏去，兒子孝敬您還來不及呢，哪裏敢對您有不滿！」安平侯嚴厲地瞪了兒子一眼，也跟著哄妻子。

謝幼怡就是在這個時候過來的，她靠近院子，發現院門關著，內裏靜悄悄，奇怪道：「爹娘怎麼把門鎖了？」

青天白日的，鎖門做什麼？神神祕祕。

繪雪和織墨望著緊閉的院門，在猜想不靠譜的侯爺和世子爺又在搗鼓什麼。

織墨上前敲門，不過兩聲，大門就被打開了。

守門的婆子見到是她們，笑著納福請安，「老奴見過姑娘！」

聲音大得跟打雷似的，把織墨嚇得都往後退了一步。

謝幼怡見婆子這般，知道是故意朝裏頭通風報信，並不給她機會，抬腳就往裏走。

婆子只能在她身後再次高聲喊，「姑娘進來了！」

屋裏霎時亂做一團。

「小妹來了！」

「窺窺來了，快快開門！」

還是安平侯平時鬥雞走狗在市井胡混，練就一身利索的動作，趕在謝幼怡來到前把門打開。

「乖乖睡醒了。」

安平侯和女兒正好打了照面，壓下心虛，朝她呵呵笑，笑得臉上都堆起褶子了。謝幼怡一眼就看穿父親有事瞞自己，還沒細想，同樣心虛的兄長也湊到跟前，傻呵呵地笑。

如此一來，她連想都不用想了，篤定道：「爹爹，哥哥，你們又在外頭闖禍了。」說到父兄闖禍，謝幼怡簡直擦碎了心。

謝家的爵位是她太爺爺那輩掙下的，爹爹從祖父那頭承了爵。

太爺爺和祖父都是驍勇善戰的大將，偏偏到她爹這頭，謝家風水轉了個圈似的。她爹自小就文不成武不就，只知道闖禍，祖父覺得這獨苗實在是頑劣不堪，怕兒子紈褲拿著兵權闖下大禍，臨死前把兵權通通交還給皇帝。

但大家私下都說，是謝老侯爺怕自己死後皇帝拿兒子開刀，畢竟權臣哪裏有不被忌憚的，所以用兵權換子孫的平安。

還說紈褲的安平侯命好，老侯爺在世時給他爭取到一門好親事，娶到江南富商獨女，沒了兵權照樣榮華富貴不愁過日子。

外人說什麼，謝幼怡從來不在意，可爹爹真是個徹頭徹尾的紈褲，還帶著兄長一塊胡鬧，在外頭囂張闖禍了，被告到御前，娘親就只能打著各種捐贈的名義給皇帝送銀子，替丈夫、兒子擺平禍事。

她心裏明白，要不是皇帝念著謝家老一輩積攢的軍功，睜隻眼閉隻眼，安平侯府可能真的就此敗在她爹手上了。

她因為治病，被接到江南外祖家幾年時間，最近剛回到京城，見到侯府的情況，

她能不操心嗎？可好說歹勸，爹爹和兄長總是只能安生幾日，三五日後繼續闖禍，不知招惹多少人嫌。

謝幼怡心累，語氣嚴肅，連面上寡淡的表情都顯得更冷了。

安平侯從女兒的語氣裏品出要生氣的徵兆，忙搖頭加擺手澄清，「沒有沒有，乖女兒，爹爹已經近十日沒出門去了，哪裏有功夫去闖禍。」

安平侯雖紈褲，但是頂頂疼閨女，生怕她動氣對身體不好，都恨不得要賭誓叫女兒放心。

安平侯夫人此時跨過門檻，去握女兒的手，憐惜地摸摸她的頭，想要給丈夫澄清，丈夫最近確實靠譜得很，還在家裏讀了兩本兵書呢。

然而總是有天不遂人願的時刻，安平侯夫人還沒開口，侯府的管事一路小跑過來，邊跑邊喊，「侯爺！侯爺不好了，聖上身邊的德公公來了，來勢洶洶！」

此話剛落，安平侯渾身汗毛都豎起來了，倒不是他害怕聖上，是害怕目光冷冷清清掃過來的女兒。

他是真的沒有闖禍，聖上這個時候派人來湊什麼熱鬧，難道是要算之前什麼事的後帳？

安平侯心裏還在嗚呼哀哉，德公公已經到來。

謝幼怡這個時候也顧不上逼問父親到底又幹了些什麼，只能先轉身朝來人見禮。宮裏的人，還是御前的人，任誰都得小心應對著。

德公公見到侯府幾位主子都在，勾著嘴角笑笑，並不多寒暄，直接稟明來意道：「安平侯，聖上讓咱家傳話。」

宮裏的內侍都是嗓音尖細，一但陰陽怪氣起來，像是能往人心裏灌進風似的，颯颯發涼。

安平侯府一應人連忙跪下，謝幼怡因為德公公的態度心裏不安。

她正斂神想要聽聖上有什麼旨意，就見德公公從袖子裏抽出什麼東西，啪地摔到她父親的腦門上。

她心中駭然，目光追著落到地上的東西，發現是本奏本。

德公公拔高了聲音道：「安平侯大膽，德不配位，自今日起禁足於府中，不得離開半步。若有違令，按謀逆罪論處！」他歎息著提點一句，「安平侯，您仔細看看摺子，好自為之吧。」而後好像也覺得安平侯無藥可救似的，搖頭離開。

待人走遠，謝幼怡還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，膝蓋上的涼意一直蔓延到心口。

安平侯時常被斥，倒是練就遇事不驚的本領，即便這次遠比以前嚴重，還是第一個反應過來，拿起摺子打開翻看。

一看之下，他暴怒地從地上跳起來就罵道：「哪個豎子胡亂參我！什麼亂七八糟，老子連朝都不上，哪裏來的妄議朝務，又何談心懷鬼胎！」

謝煜鋒剛剛扶起謝幼怡，聞言放開她衝過去看摺子，同樣看得臉色一變。

見這參本上沒署名，他想到什麼，脫口就道：「肯定是宋晉庭那個豎子！剛攀上太子回京來，就暗中報復我們！」

安平侯夫人倒抽一口氣，都來不及去捂謝煜鋒的嘴，宋晉庭回京的事就那麼給揭

出來了。

謝幼怡聽得分明，在父母兄長都安靜的這瞬間，問：「他果然已經回京？我一路聽到的傳言是真的？」

其實她剛回到京城就有聽到議論，說宋晉庭回京來，按著當年宋家的遭遇，他們謝家恐怕要先被怨恨報復。

謝幼怡的問話再度引得安平侯幾人沉默。

一家四口皆無言地站在廊下，秋風掃過，庭院裏的樹木瑟瑟，方才還鬧哄哄的上房，此刻戚戚。

她忽地轉身快步往外走，並吩咐跟上來的兩個丫鬟，「備車去書院。」

安平侯連天都敢捅個窟窿，就只怕閨女鬧脾氣，嚇得三步併兩步追上道：「窈窕，妳去書院做什麼？午飯還沒吃呢！」

謝幼怡被父親拉住袖子，到底是停了一下，歎著氣道：「爹爹，我去書院找楊院士。您無故被參，聖上勒令您禁足在家，不管因何而起，女兒總要找個人打聽打聽消息。」

安平侯聽見女兒語氣無奈，知道她是替自己著急，正想要說什麼，就見安平侯夫人走過來。

她把丈夫的手拉開，自己去握女兒的手，柔聲道：「我讓廚房給妳備個食盒，妳到書院的時候那裏未必還有留飯，把食盒溫一溫好歹能將就一餐。另外就是要以自己的身子為先，不然娘親要擔憂。」

知女莫若母，安平侯夫人知道女兒和她一樣，都是外柔內剛的性子，心裏只要有堅定的事，那就是一道銅牆鐵壁，不管是風雨襲來還是刀槍利刃，都不能逼退和毀之，非得先去盡力再道其他，想勸也勸不住的。

謝幼怡朝娘親謝過，帶著丫鬟回屋簡單收拾，就準備離開侯府。

女兒遠去，安平侯站在原地，長歎一聲。

庭院的樹被吹得沙沙作響，像是在複述他心裏的惆悵。

「侯爺，就讓她自己找些事兒做，也省得在家胡思亂想更不安心。」安平侯夫人轉身朝丈夫溫柔地笑，「李神醫不是說了嗎，只要是她願意做的事，就不要拘著她。你瞧這幾年她隨著父親到處跑，每次回來不都有變化，今兒都會朝著你歎氣了，先前再急她都是憋著不說話的。」

安平侯聞言心裏更難受了。

如若沒有當年那些事，女兒怎麼會一舉一動毫無生氣，變得跟木頭人似的。

正是天真爛漫的年紀，應該跟尋常的姑娘一樣會笑著朝自己撒嬌，生氣起來能朝自己瞪眼不依不饒才對。

都怪宋晉庭那臭小子！

安平侯當即冷下臉，回頭朝還站一邊低頭琢磨奏本的兒子道：「你怎麼還傻站著，妹妹出門也不知道去送，給我過來！」

說罷抬腳就往書房去，等人跟著進來，啪一聲把書房門關了，不知道又要商量什麼大事。

第二章 雙雙赴書院

馬車上，謝幼怡暗自思考著。

楊院士是朝中老臣，和祖父有交情，平時對她頗為照顧。她厚著臉皮再去求人一回，他應該還是會幫一把，幫她去探聽探聽消息。

至於父兄說始作俑者是宋晉庭，她其實沒有考慮太多。

朝堂上的事情她不是很懂，但跟在外祖父身邊那些日子，外祖父帶她看了不少商海裏的爾虞我詐。

那還只是商人間的利益爭鬥，就已是各種口蜜腹劍，明明暗暗，讓人一不小心就得踩進陷阱，朝堂間的爭鬥只會更甚。

所以她認為此事沒有必要過早下決斷，即便真是宋晉庭，只要他們謝家沒做過那些事，就不必擔驚受怕。

思及此，她的心神微微恍惚，咬了咬唇。

可萬一就是他呢？到時她又該怎麼做？

「哎喲，哪兒來的英俊少爺。」

她正出神，馬車路過處忽然有誇張的讚歎聲飄進來，外頭變得熱鬧，不少人在嬉笑地喊公子看這兒。

謝幼怡不用去探究也知道，外邊肯定有長相俊俏的公子哥在。

本朝風氣頗開放，京城俊朗青年上街，總會有大膽婦人笑鬧打趣，同時也有膽大的姑娘會表達愛慕之情。

至於表達的方式……

被熱鬧吸引的繪雪探頭往窗外看，果然看到有小姑娘往牽著馬走在街上的年輕公子懷裏砸香囊、帕子等一應物件。

那年輕公子卻是手中摺扇一開，輕鬆擋下朝自己飛來的女兒家物件。

繪雪還是頭回見到躲東西的，覺得有趣。

京城裏哪個公子哥不把受到姑娘青睞當成炫耀的資本，他倒是高潔得很。

為此，繪雪認真地想看清楚對方的面容，可這認真一瞧，嚇得她低呼出聲，「宋家少爺！」

她的聲音不算低，穿過喧鬧正好落在宋晉庭耳中，他目光往聲源處看，好奇京城裏居然還有能一眼認出他的人來。

繪雪已經把頭縮回來了，瞪著眼跟見鬼似的，再低喃一聲，「確實是他。」

謝幼怡定定坐著不動，從簾子縫隙鑽進來的風彷彿刮在她身上，一身的綢緞擋不住冷意，發涼地貼著她的皮膚。

她恍恍惚惚，腦海裏隱約浮現先前夢境裏未完的畫面……

謝幼怡猛地閉眼，心跳劇烈，拒絕去回憶。

而外頭，宋晉庭並未在人群中找到相識的面容。

他剛回京來，本想四處走走，看看記憶裏的繁華。可惜街景如故，身側卻再無會搖著他袖子要討糖葫蘆的小姑娘。

物是人非，周邊的一切變得索然無味，他索性翻身上馬，揚鞭疾馳離開。

馬兒載著主人越過謝幼怡的馬車，不知錯過一場偶遇。
謝幼怡側耳聽馬蹄聲遠去，暗鬆口氣。

在謝幼怡到達書院前，有人先她一步到了院土跟前。
楊憲清面前坐著一位年輕公子，那公子一手慢慢搖著泥金面的摺扇，給煮水的銅壺煽火，溫潤謙遜地說話，「往後先生得多指點晚輩了。」
說著抬起頭，一張面容俊美俊秀，赫然是剛才打馬走過長街的宋晉庭。
楊憲清和宋晉庭有些淵源，是看著他長大的長輩，對他歸來感到欣喜，眯著眼笑道：「回來就好，在書院時，只管當這是自己家，你住的地方早著人收拾好了。」
話剛落，鬍子發白的他卻又歎口氣，惋惜地感慨道：「真是誰也沒料到你小子居然走這樣一條路子。」
走這樣一條路子？
這話讓宋晉庭莞爾，並不覺得有什麼好惋惜的，他嘴角勾著好看的弧度道：「從文從武都一樣，何況掌戎司說到底幹的還是那些陰謀詭計的事，即便我真高中，進翰林，立朝堂，又能少了勾心鬥角？」
宦海沉浮，文人鬥起來兵不刃血，比白刀進紅刀子出的武將要陰狠得多。
他宋家不就是爭鬥裏的犧牲品嗎？
看他笑得雲淡風輕，楊憲清捋著下巴的鬍子，還是覺得可惜。
武官路子和文官路子差太多，晉升就是個問題。不過轉念一想，還能有出路就是大幸，倒不再拘泥了。
楊憲清說：「掌戎司是天子近臣，手執利刃，但凶名在外，內裏又鬧得烏煙瘴氣，即便你帶著恩典進去，還是要多注意。」
宋晉庭應是。
楊憲清話音一轉，又道：「太子殿下想把你編入東宮衛，結果聖上直接把你歸到掌戎司。我本替你欣喜，轉眼卻聽到說你要來教女學的學生們騎射？這簡直叫人匪夷所思，聖上到底是要用你，還是不想拂太子的面子？直接把你分配『邊疆』來了。」
宋晉庭這些年有聯繫的只有楊憲清和太子，太子幫他籌謀回京的事，楊憲清知道得一清二楚，更別提楊憲清現在管著女學。
他並不隱瞞心思，直言道：「是我向聖上主動請求的。」
楊憲清略一沉吟，點頭說：「也好，畢竟不是正經選拔進去掌戎司，先避避鋒芒，到女學來也能暗中替陛下做事，立功了再到那頭，要朝你挑刺的也好有點忌憚。」
「不，晚輩不才，來女學只為一人，就是我那退親的小青梅。」
楊憲清平白咳嗽起來，咳得一張臉都漲成紫色。
宋晉庭給他倒茶遞過去，他一把推開，「你、你……不喝！喝了若一會你再語出驚人，我這條老命今兒就交代在你手上了！」接著又問道：「你這是念著她，還是不忿當年謝家行事，要乘機磋磨人家？」

實在不怪楊憲清震驚，宋晉庭帶著明確目的直奔女學，誰能不多想。把人嚇著，宋晉庭依舊是笑，「先生覺得呢？」

他輕聲慢語，再溫潤不過，一個「呢」字說出幾分纏綿的味道，實在不像是報復謝家。

楊憲清卻還是忍不住瞎琢磨。

昔日意氣風發的少年受盡白眼，識遍人心，即便此時和煦得像春日拂過湖面的風，可春風掃過，還會有冬日遺留未散的涼意。

楊憲清把想法一收，瞪眼警告他，「在我的地方不許胡來！」

不管是餘情未了，還是惡意傾軋，這裏是女學，都不允許鬧出幺蛾子。

「先生這是疑我了，我心裏難受。」宋晉庭手掌撫上心口。

楊憲清看到昔日頑劣少年的影子，更琢磨不透，不客氣地下逐客令，「走走走，回你的屋子待著去！給我把院規讀熟，不，背熟！」

宋晉庭乖巧告退，那副省心的樣子實在讓人看不出別的來。

楊憲清對著還在咕咚咕咚作響的銅壺出神片刻，嘴角一動，鬍子翹了翹，揉著額頭呻吟，「哎喲，頭疼。」

這臭小子還不如隨便找個藉口糊弄他呢，這樣明白地表現出自己帶著心思，這鬧得他要怎麼去面對人家小姑娘？

楊憲清還在偏向於宋晉庭是來者不善。

好巧不巧，宋晉庭前腳剛走，謝幼怡後腳就到了。

外頭的書僮朗聲通報，楊憲清忙斂起思緒請人進來。

謝幼怡被請入內，恭敬地朝他見禮喊先生。

「回來了，回來就好。」楊憲清點點頭。

因為宋晉庭剛才那些話，如今見到謝幼怡，他莫名感到不自在，像極了助紂為虐，見到苦主的心虛。

先生素來有威儀，今日比往日話少，謝幼怡並未察覺有異，而是雙手捧著一盒子送上，垂眸道：「這是學生從江南尋得的好茶，茶到手上就一直密封存好，好帶回給先生尝尝。」

楊憲清看看她手裏的盒子，再看看五官精緻的小姑娘，瞧見那副冷清都蓋不住的國色天香，內心越發五味雜陳。

他伸手接過，讓她坐下說話。

謝幼怡心裏存著事，搖搖頭謝過，而後頗難為情地道：「學生冒昧，其實還有一私事相求。」

楊憲清愣了愣，「是又要告假？」

她道不是，把父親被斥責禁足的事說來。

楊憲清被她驚得險些失態。

眼前的小姑娘並沒有提到宋晉庭一句，可他剛見過人啊，還就衝著她來的，他自然把謝家平白被參的事與宋晉庭聯繫到一塊。

謝幼怡在暗中打量，見楊憲清臉色不佳，以為是讓他難做了。

她雖著急，卻不會無理強求，忙道：「可是讓先生為難了？是學生思慮不周，先生莫怪。」說罷朝他恭敬一禮就要告退。

不想這片刻低頭，恰好見到桌面有把摺扇，扇墜是個雕猛禽的精巧白玉佩。

佩面仰頭長嘯的雄鷹，鷹眼銳利，直勾勾地對著她，讓她有種自己成為它盯上的獵物的錯覺。

她眨眼，視線從凶戾的玉鷹上離開。

這氣勢洶洶的物件一看便知不是楊憲清的東西，何況扇子邊上還有杯熱氣氤氳的清茶。

想著可能是先生剛才會客，客人落下的，謝幼怡收回視線，轉身要退出去。

楊憲清回神，喊住她道：「等等，此事我會幫妳問問。」難道真是那個小子給謝家下絆子了？

事情有轉圜的餘地，謝幼怡面上雖無法表達情緒，心中卻再感激不過，朝他再次福禮。

繪雪在外頭庭院候著，見到她出來，連忙跟上，說織墨已經先去打掃她住的學舍。書院裏規定不能帶丫鬟，吃食洗衣都由宮裏撥過來的宮人負責，織墨與繪雪不能久留，自是要儘快為自家姑娘打理好一切。

繪雪說著幫她把披風披上，兩人相攜往學舍的方向走去，沒發現相反方向的遊廊拐角此時暗藏了人。

宋晉庭在走出許久才發現自己的扇子落下，折回要去取，就見到兩個姑娘家從楊憲清院子出來。

雖然隔著距離，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人。

回京來，他又懷著心思到女學，兩人碰上是必然的，只是他未預料到會那麼快。意外相遇，讓他想起在謝幼怡及笄那日一時衝動做下的事。

他數著她及笄的日子暗中回京，還借酒壯膽才來到她跟前。可等見到人，舊事叫他一時失態，將人攔在偏僻處。

他把人困於胸膛與院牆間，她被迫陷在逼仄的空間與自己對視。

多年不見，小姑娘昔日幼嫩的五官已經長開，與他想像中的模樣無二，即便神色冷淡，仍美好得勾得人不想挪開眼。

衝動讓他思緒滯後，待他回神，他已經傾身，唇邊是她染香的鬢角，而眼角餘光是她微紅的雙眸……

宋晉庭在回憶中眸光微幽，瞳孔深處似有什麼在盤桓，顯出更沉的暗色來。

他停在原地，就那麼目送謝幼怡漸行漸遠。

少女走動間水色的裙擺在披風下搖曳，身姿輕盈窈窕，恍若是大家筆下踏水而行的仙子，翩然動人。

她的身量似乎又高了一些。

「公子，這裏到底是女學，您對謝姑娘喜愛也好，怨也罷，都別學外頭那些市井潑皮，做出擄人的事。」

宋晉庭邊上跟著的小廝不惑忽然開口。

他被打斷思緒，回頭睨過去，哂笑道：「你可真是公子我肚子裏的蛔蟲。」不惑回以一笑，不在意地把暗諷當誇讚，「可不是。」一轉眼，見宋晉庭還朝人家姑娘離去的地方看，他道：「公子，人都走遠了。」您快把那要強搶民女的表情收了吧。宋晉庭再瞪了眼這多嘴多舌的傢伙，邁開步子離開遊廊，扇子也不拿了。不惑見狀問道：「公子的扇子不要了？那不是您最喜歡的嗎，跟了您不短時間。」宋晉庭嗤笑，「我喜歡一件死物做什麼。」在街上時還沾了別的東西，更不能提喜歡了，不過那扇墜有別的意義，便吩咐，「你把扇墜摘來。」不惑對於他表面端方溫潤，實則乖戾的性子早已習慣，拉長聲音噯一聲，折回跑腿去了。

第三章 瑞王的情思

學舍與女學先生們住的地方隔了甚遠，跟前有一片假山，後方種著排排的銀杏樹，內裏景致半掩，人站在外邊無法窺探，若有人站到假山上，又會醒目的被發現，因此這處屋舍再私密不過。

謝幼怡穿過銀杏樹，慢悠悠地往自己住的屋舍走。屋舍都是一列排開，每個學生都有單獨一間小廂房，她從敞闊的庭院經過，居然恰好聽到有人在議論自己。

「剛剛我從謝家那個屋子經過，發現支起窗了。她倒是會捏時機，正好在這個當口趕回來。平時還一副清高的樣子，有瑞王出現的地方，她就躲躲藏藏不出現，如今卻迫不及待露出狐狸尾巴了吧！看來她之前使的都是欲擒故縱，不知是從哪裏學來的下作手段！」

「她居然趕回來了？不過回來也不礙婉婉的事吧，宮裏的貴人向來喜歡婉婉，真要替皇子們選妃，難道還能撇過婉婉去？」

一個姑娘恨謝幼怡宛如仇人，聲聲帶著討伐，另一位姑娘倒是在安慰旁人。至於兩個姑娘跟前的余婉，絞著帕子半天沒吭聲，心裏極認同小妹的說法，暗忖謝幼怡假清高。

兩日前，皇后給一應大臣和勳貴家送去帖子，定下七日後在宮中舉辦賞花宴。此時宮中夏花早敗，秋菊未開，哪有什麼花可賞，不過是皇帝要為幾位到年齡的皇子選王妃罷了。

余婉討厭謝幼怡，都是慕少艾惹的禍。

她們口中的瑞王在皇子們中排行第三，是當今太子的嫡親弟弟。嫡皇子本就尊貴，又長得玉樹臨風，暗中俘虜不少芳心。

余婉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可惜瑞王看上的不是余婉，而是謝幼怡，她因此不服氣地跟謝幼怡結下梁子。外頭都在傳只要瑞王選妃，正妃必定是謝幼怡，余婉收到請帖時心裏就十分不痛快，怕真的和外頭傳的那樣，要被謝幼怡壓一頭。

謝幼怡從余婉的屋外走過，連腳步都沒停，實在是覺得這些人的心思無趣得很。小小年紀總愛發癡症，三天發作一小回，七天發作一大回，想到什麼都得往別人

腦門上扣。

不過她這次是真的回來得巧了。

「究竟是誰下作？愛在背後嚼舌根，也不怕爛嘴嗎！」繪雪素來脾氣衝，見她們說得難聽，嘀咕兩句就想要衝過去理論。

謝幼怡伸手把她拽住了。

繪雪氣呼呼轉頭，「姑娘，您讓奴婢去罵她們！」

謝幼怡沒有說話，往自己住處去的腳步反倒更快了。

繪雪只能氣悶地跟上。

進了屋，面無表情的謝幼怡一手指著從侯府帶來的攢盒說：「說我送給她們嘗嘗鮮的。」

在打掃的織墨奇怪地看著兩人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繪雪聞言先是愣了一下，很快就反應過來，拎著攢盒跑得飛快。

很快她就出現在余婉的屋舍前，裏頭還在嘰嘰喳喳地說著謝幼怡的壞話，她直接上前把門敲響。

余婉等人都被嚇一跳，緩了好一會才問是誰。

繪雪可就不客氣了，推開門把東西放在地上，陰陽怪氣地笑道：「我們姑娘剛剛走過，知道眾位姑娘都在呢，就命我送來點心給姑娘們都嘗嘗。」

余婉幾人被她一句話刺得面紅耳赤，知道自己背後說人，反倒叫原主聽去了。

這哪裏是送點心，分明是直接給她們一巴掌。

繪雪見幾個人漲紅著臉又羞又惱，痛快地走了。

嘖，竟敢欺負姑娘。她們姑娘只是不愛計較和多說話，但不是麵團做的，就該讓這些人知道什麼叫沒臉的滋味。

待繪雪回來，織墨已經把屋裏都擦拭過一遍。

謝幼怡把兩人喊到桌前一塊吃午飯。

飯後，兩個丫鬟齊力把從家裏帶來的被褥鋪好，便沒什麼事了。

「姑娘喝茶潤潤嗓子。」織墨給謝幼怡換了杯新茶，一併說：「屋子都整理妥當了，您晚些讓送熱水的小丫頭把窗子關上即可。從侯府帶來的糕點還有一攢盒，奴婢放到櫃子裏了。您夜裏餓了可別犯懶不願意走兩步，仔細明兒起身要頭暈。」

丫鬟嘮嘮叨叨，盡是不放心。

謝幼怡早習慣了，這個時候只要點頭即可。

兩個丫鬟又仔細地四處檢查一遍，才依依不捨地離開。

書院的生活是枯燥的，謝幼怡又不愛走動，待在屋子裏拿本雜記瀏覽，看著看著天色就暗下來了。

書院裏的小丫鬟們按時送上晚飯和沐浴的熱水，她洗漱後就早早上床歇息。

夜漸深，她耳邊安靜，卻毫無睡意，就躺著胡思亂想。

首先想起的便是宋晉庭，但她一念起這個名字，他的唇壓著她鬢角的畫面就總隨之閃過眼前。

謝幼怡在黑暗中伸手，尾指勾過鬢邊散髮，輕輕捋了捋。

兩家當年鬧得沒留餘地，及笄那日的事，多半是他因為惱她退親帶來的難堪，他是怨的吧。

她思索了片刻，覺得此時糾結計較也無用，翻了個身，想起過幾日宮宴的事。

瑞王待自己有什麼心思，她很明白，不然也不會總避開他。

眼看她馬上就要到十六歲的生辰，按著謝家現在的情況，她若真要嫁人，想找個人幫忙扶持侯府，瑞王恐怕是最好的選擇……畢竟別的人家都避他們謝家如蛇蠍。

翌日，天還濛濛亮，謝幼怡就被一陣敲門聲吵醒。

她昨夜睡下前胡思亂想一通，直到近四更天才真正睡著，這時被吵醒，頭一陣一陣的抽疼。

她朝外應了一聲，緩緩才下床趿著繡鞋去開門，見到端水給她洗漱的小宮女，猛然想起今日的早課是練騎射。

本朝酷愛馬球、投壺，宴請聚會從來都不能缺少這些節目，再端莊的女孩都會學一點。

她匆忙洗漱更衣，等用過早飯，天已大亮。

這個時辰，女學子們紛紛歸來，謝幼怡來到校場，空地間已經聚集了不少穿著騎裝的同窗。

姑娘家在哪兒聚到一塊，都會掀起一片熱鬧，嗡嗡的說話聲不斷。

「幼怡！」

吵雜聲裏忽然有人喊她，謝幼怡抬眼望去，因大家都穿著書院統一發放的騎裝，好一會她才看到人群裏揮動的袖子，拾步走過去。

「見過三公主和四公主。」她來到用花冠束髮的兩位少女跟前納福。

兩個姑娘家一左一右夾過來，挽著她的胳膊拽她起身。

三公主長了雙丹鳳眼，拿眼睨她，嗔怪道：「說了都是同窗，沒那麼多虛禮，偏妳最守禮。」

年紀不過才十三歲的四公主在邊上附和，姊妹倆一唱一和，還朝她擠眉弄眼地說：「我一大早才聽說妳昨兒回書院了，還是三皇兄來到後才知道的。」

「三皇兄可真真關心我們呢，今兒一早就來了，說是來看看我的功課怎麼樣了，一會估計還要來視察我們上課的表現。」

姊妹倆說罷，一臉促狹地看謝幼怡。

這裏頭話滾話的打趣，謝幼怡哪裏聽不明白，分明在說三皇子是為了見她，才不辭勞苦跑到書院來。

瑞王一早過來，她確實有點吃驚。

她昨夜想了許多，瑞王待她有意，若她順勢應下，往後父兄有人幫襯，能保侯府富貴平安。

可思來想去，她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她若忽略瑞王的真誠，只為利益應下，和小人有什麼區別？即便她是女子，也知道事有可為與不可為，況且以心機待人，怎會長久？

這樣一想，此事傷人也傷己，謝家未必就要走上攀附皇親這條道路。

謝幼怡心中有決斷，便不會行叫人誤會之事，更何況已經有人聽到她們說的話，鋒芒似的目光就扎在她背後。

不用回頭，她也知道那怨恨的目光來自一心想嫁瑞王的余婉，方才她就看見對方想上來和兩位公主打招呼，可她先被喊到跟前去了。

於是她朝還等自己回話的兩位公主道：「兩位公主與瑞王殿下兄妹情深，別說幾刻鐘的車馬路程，再遠瑞王殿下也願意為公主奔波的。待瑞王殿下來日給公主聘個嫂嫂，那就是雙份的愛護，小女子先在這兒恭賀公主了。」

她揣著明白裝糊塗，話裏明明白白在撇開關係，兩位公主可不是糊塗人，聞言都愣了愣。

三公主愣怔片刻，琢磨出她剛才撇清的語氣是認真的，張嘴「嘶——」地倒吸口氣，正要說什麼，身後有人喊了聲瑞王殿下，周邊的小姑娘們呼啦啦都矮了半截。謝幼怡聞言，跟著眾人納福矮下身去。

信步走來的瑞王已經一眼瞧見她，腳步加快，袍襖翻飛著來到她跟前，星目含笑。許久不見放在心尖上的姑娘，他笑吟吟先朝她喊，「幼怡妹妹，妳可算回來了。」然後才看向周圍的人，說了句不必多禮。

「三皇兄這就見過楊院士嗎？」四公主到底年紀小，活潑一些，打趣起皇兄來毫不含糊。

瑞王被問得咳嗽一聲，遮掩自己心急來見人的尷尬，「院士正在忙，我就先過來了。」說著，一雙眼睛又不受控制地朝謝幼怡看過去。

面前戴花冠的少女一身騎裝，別人都是穿出俏麗的味道，唯獨她如梅似蘭，總是比他人多一股出塵清雅。這樣的姑娘家，即便她不喜玩笑，偶爾落在他人身上的一個眼神，依舊會被吸引得怦然心動。

瑞王此時便是這種心境，揣著滿腔熱情，只想和她多說幾句，「幼怡妹妹何時到的？可回家過了？」

謝幼怡面對不懂隱藏情緒的瑞王，有些無言。

他分明是知道自己回來了，又故意問這樣一句，平白添曖昧，何況還是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實在要落人口實。

她思索片刻，無法不接話，倒不如大大方方回話，「回殿下的話，小女子前兒就到京城，在家歇了兩日。」

她答得一板一眼，反倒輪到瑞王不知怎麼接下去，他察覺到她的疏離，打量她的目光變得怪異非常，同時心裏冒出來有關於宋晉庭的念頭。

他會急著來書院，是昨兒從皇兄那得知宋晉庭回來了，還會先到女學來任教。

京城裏誰不知宋晉庭與謝幼怡是青梅竹馬，還曾定下親事，若不是宋家出事險些連官職都沒保住，最後宋老爺被貶離京，謝宋兩家退親，兩人搞不好已經完婚了。所以謝幼怡也知道了？

可兩家已經鬧翻好些年，謝幼怡總不能還對她那竹馬抱有什麼念想吧。

瑞王忽然覺得再猜下去，除了給自己添堵外，毫無意義。他可不是來無端猜測的，而是想要給謝幼怡定心丸。

他往前跨了一步，離她更近一些，把聲調降了降，道：「幼怡妹妹，安平侯的事我昨兒就知道了，亦在心裏記掛著。妳且放心，我父皇是急脾氣，也就是嘴上斥責兩句，父皇那頭有我，宮宴那日妳安心進宮來便是。」

他挨得近，又輕聲細語地帶著討好，就差把心思徹底說個明白。

謝幼怡心裏駭然，往後退了一步。

宋晉庭從遠處來時便完完整整見到這樣一幕，瑞王眼角眉梢都帶著纏纏綿綿的溫柔，傾身與謝幼怡說話，眼神專注，彷彿世間只得他眼前的一人。

瑞王愛慕謝幼怡的事他回京就聽說了，如今親眼見到，一時竟然說不清心裏是個什麼滋味。

總之兩人站在一塊兒，就跟針扎似的刺眼。

他斂眉，面上不動聲色。

一塊同行的楊憲清雖然上了年紀，可還沒到老眼昏花的程度，看到瑞王，眼珠子一轉，瞟了眼身邊的宋晉庭，咳嗽一聲，暗示他要注意場合。

「見過瑞王殿下。」楊憲清來到瑞王身後，拱手一揖。

瑞王滿腹心思都掛謝幼怡身上，被身後冷不丁響起的聲音嚇得差點跳起來，扭頭就見楊憲清還有宋晉庭，表情有些訕訕。

「楊先生不必多禮。」瑞王扯了扯嘴角笑，心裏想的是兩人來得真不是時候。

謝幼怡猝不及防和宋晉庭打了個照面，待他正臉看過來，熟悉卻又因久別而陌生的面龐讓她微微恍神，一年前被他困在牆邊的情景更是躍入腦海。

她垂了眼眸，萬分不自在，此時忽然就慶幸自己得的毛病，如若她和常人一樣，此間的無措失態是否就得暴露在他眼前？

因為這個想法，謝幼怡忽地抬頭。

既然別人發現不了她的拘束，她待宋晉庭亦從無過錯，又何必見面就惶惶不安、畏畏縮縮的，沒得要先自我鄙夷一番。

楊憲清開了口，就和瑞王寒暄了幾句。

瑞王可不敢在素來威嚴的老臣跟前造次，即便不甘心，亦只能裝作不在意道：「楊先生隨意。父皇關切兩位妹妹的功課，本王在邊上看看，好有個說辭回去交差。」

楊憲清同樣裝糊塗，呵呵笑了聲，視線轉向早目不轉睛盯著這處的女學子們，「好了，列隊站好。」他捋了把鬍子，把話頭遞給宋晉庭，「你自個介紹？」

在場的人早就好奇了，楊院士身邊跟著的這位青年面生，生得清俊雋雅，如芝蘭玉樹，與瑞王相比絲毫不遜色。

人多是健忘的，不過幾年時間，她們就把曾經鮮衣怒馬的少年郎給拋在腦後，如今皆目露探究。

宋晉庭在楊憲清的引薦中邁出一步，於許多好奇的目光中淡淡地笑，視線卻又落在神色淡然的謝幼怡身上。

他目光落下來，彷彿要在她身上生根，黏著著根本不離開。

有女學子察覺，暗暗偏頭去看謝幼怡，偏偏身姿筆直的謝幼怡永遠都是一副不起波瀾的表情，叫人實在無法窺探出一二。

宋晉庭是看不透謝幼怡神色的其中一人，記憶裏愛跟在他身後甜甜笑著喊庭哥哥的小青梅，如今再面對面，隔著山海似的，看得見卻觸摸不得。

他低低笑了聲，不帶任何意味，就是覺得這個場景好笑。

落在她身上的目光終於移開，他揚聲道：「我姓宋，今日起騎射由我代課，今日早課就先練箭術。」

他不拖泥帶水，簡單一句交代姓氏，並不在意到底有沒有人認出自己，已然進入新的角色。

楊憲清在此刻才算是鬆一口氣，就剛才這臭小子直勾勾盯著人的樣子，實在是出格，讓他跟著心驚膽戰。

眼下楊憲清放鬆下來，面對瑞王就變得從容不迫，把人請到遠處的看臺坐下。

謝幼怡等了良久，結果只等來宋晉庭簡單的一句介紹。早做好準備他表明身分，而她要被同窗看熱鬧的心情頓時變得可笑，他並沒有像上回堵她一樣，讓她陷入難堪的境地。

謝幼怡這般想著，有什麼情緒在心底湧動，曖曖不明，叫她怎麼樣都品不清。

她默默跟在眾人身後去領弓箭，卻不知道宋晉庭在後邊，視線好幾回都落在她手上。

第四章 暗中的體貼

女學的箭術課，之前的先生並不嚴格，只要她們姿勢不出差錯就不會多問，因此一群姑娘家大多數是花架子。

謝幼怡也是，她搭箭擺個姿勢，剛勾起弦就發現自己拇指空空如也，她居然忘記帶練箭用的扳指了。

空手發箭，等結束手必被磨得連筆都拿不動。

她就要鬆開拉弦的手，胳膊卻被什麼輕輕架了起來。

她低頭，看清那是一柄摺扇，紫檀木做的扇骨，而扇墜正是她昨日見過的，雕猛禽的那塊精巧白玉。

來人在她耳畔低語，還喚著她的小名，「窈窕也和她們一樣，認不出我來了？」

此人除了宋晉庭還能有誰！

他的聲音和呼吸撩過，謝幼怡耳根都在發軟，彷彿回到被堵得無路可退的及笄那日，低頭就想躲。

他究竟是有多怨，眾目睽睽之下，也要叫她難堪不成？

偏偏宋晉庭架著她的胳膊不容她避開，摺扇慢慢往前遊移，一點一點把她握弓的手抬得與肩平直。

他雖然站得離她極近，卻還是拿捏著一個分寸，以扇為界，不再像那日咄咄逼人，亦不再有言語上的曖昧，始終保持君子姿態，並不與她的肢體有半分接觸。不管是誰朝這兒看，他都像極了認真糾正學生錯處的先生。

在扇柄移到她彎曲鉤弦的拇指時，他手中摺扇輕輕敲了她的指頭一下，謝幼怡被弦勒得作疼的手霎時鬆開。

咻的一聲，她耳邊弦音嗡動，搭好的羽箭向前飛出，而他在這瞬像變戲法似的，在她手垂下的同時極快地往她大拇指套了一樣東西。

她心間一動，垂眸看見那是一枚玉扳指，套在她拇指中既寬且大，她手微微一動，它也隨著輕輕晃動……若即若離的，莫名有一股子纏綿的味道。

謝幼怡盯著拇指上的玉扳指，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，忙移開視線並把手放下。秋風吹過，她才發現自己一張臉滾滾發燙，連迎面的涼意都褪不去那溫度。

耳邊又有低低的一聲笑，她身子僵住，身後的宋晉庭卻在這會離開了。

他腳步從容，到她側邊的女同窗那，指導著說手再抬高一些。

謝幼怡眼角餘光掃過去，剛才抬起她胳膊的摺扇依舊握在他手中，不過此刻只是往虛空一指，離那個女同窗的距離還能再塞一個人。

莫名的，她心跳又劇烈一些，帶著扳指的手不自在地攥了攥。

所以剛才他挨得那麼近，是故意為之。

那他對自己究竟是什麼想法？

若要給難堪，方才報出姓名就夠叫其他人看她熱鬧了，可他偏偏沒有，下刻卻又做出曖昧的舉動，還把扳指套到她手上，像是特意給她送扳指。

這麼一想，謝幼怡心裏有點兒不敢確定。

及笄那日他都說怨了，如今難道就不怨了嗎？而且……謝幼怡垂眸去看手上那枚扳指。

尺寸實在是不合適，她一抬起手來，就得被人看得真真的。

一個姑娘家，手上戴著男人的物件，被人瞧見，又要起什麼流言蜚語。

剛才瑞王還在她跟前說話，指不定要被誤傳成什麼樣，到時真是瓜田李下，有口都解釋不清。

宋晉庭簡直是給她丟了個燙手山芋。

謝幼怡恍神片刻，很快恢復清明，當下就要把玉扳指從手上褪下來。

然而宋晉庭早就猜到她的心思，眼角餘光掃到她手裏的動作，不疾不徐揚聲道：「方才忘了問，有誰沒帶扳指的？若有人沒帶，那今日就先改練騎術。」

才把玉扳指褪下來的謝幼怡心裏一驚，差點沒拿穩扳指，要掉到地上去。

眾所周知，騎馬課會設置障礙，得在眾目睽睽下駕馬硬闖過去，可沒法跟箭術課一樣渾水摸魚，是最累人的課。

她要是這個時候說沒戴，讓箭術改騎術，還不得被同窗們恨死！

謝幼怡哪裏能吭聲，趕在別人發現她拇指空蕩蕩前，把玉扳指再扣了回去。

扣回去不說，還得小心翼翼把手攥成拳，用其他手指去包住扳指空出來的那一塊縫隙，讓人一點也看不出內裏還有乾坤。

宋晉庭把她的小動作看得一清二楚，心裏有些好笑。

還是和小時候一樣迷糊，愛丟三落四，也還是那般有急智。

有了這樣的小插曲，那個記憶裏的小青梅似乎就回來了。即便白駒過隙，兩人錯

過了四五輪的春夏秋冬，伊人依舊。

無人出聲，箭術課自然繼續下去。

謝幼怡在重新面對箭靶時，背著人把帕子拿出來，用帕子塞住扳指寬大的縫隙，再纏繞著包住整根指頭。

如此一來，誰也看不清扳指，她總算放下心，繼續搭弓引箭。

她是不想叫人生誤會，遠處的宋晉庭瞧著心裏卻有別的旖旎。

女兒家的帕子柔軟細滑，裹住他的東西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那種纏纏綿綿，能讓人酥了心尖。

宋晉庭用力握了摺扇，把眼撇開，一本正經踱步在學生們身後巡視。

時間飛速流逝，校場上香爐裏換的第二支香燃盡，騎射課結束。

謝幼怡還了弓，快步越過其他人，想要先回學舍去，可是兩位公主又纏了過來。

三公主見到她手上裹著的帕子，驚道：「妳練箭時傷著手了？」

謝幼怡只能含糊道：「不小心刮了一下，沒什麼大礙。」

「那妳回屋要好好上藥。」三公主囑咐一句，覺得不放心，又道：「我那兒有上好的藥，妳去我那拿吧。」

謝幼怡卻是不敢去的，遂回道：「謝過公主，小女子那兒就有。一會是楊院士的課，小女子告假許久，書本也還沒整理好，等過兩日再到公主那兒叨擾。」

三公主點點頭表示理解，誰不怕在楊院士的課上出岔子，那老頭訓起人來，可不管妳是什麼身分。

三人耽擱這麼一會，其他學生已經離開校場。謝幼怡抬頭一看，四周安靜空闊，從遠處走過來的瑞王十分顯眼。

她抿抿唇，知道自己又著道了。

兩位公主這是在為她們的皇兄鋪路做橋，故意攔了她一下，不管她剛才去沒去三公主那頭，都得跟瑞王遇上。

謝幼怡心頭有些發悶，兩位公主已經笑嘻嘻往前站了幾步，朝她擠眉弄眼。

她還能怎麼樣？只能依著姑娘家該有的端莊，規規矩矩朝瑞王見禮。

瑞王連忙伸手想把她扶起來，結果她縮得更快，清冷地跟他說話，「小女子就不打擾殿下和兩位公主說體己話了，小女子告退。」

既然都撞上了，她索性把心思都倒出來，省得更叫人誤會。

瑞王沒想到她冷淡到這程度，為了等她，他剛才在一邊吹了許久的冷風，還得眼巴巴看著宋晉庭有意接近她而發作不得，她倒是上來就想甩開他。

瑞王是天之驕子，滿滿一腔熱情被澆冷水，此時憋屈又有點惱，面子上還抹不開，說話就帶著氣，「妳可是因為宋晉庭回來才躲著我？他哪兒就比得上本王？」

謝幼怡是真怕了瑞王的性子，根本不想憚場合或是別的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，總得先把心思和脾氣發出來才算。

她一時無言，被質問得還有點委屈。

瑞王見她不說話，就當她是默認了，氣得冷笑一聲道：「妳當年不是退了他的親？他這會子回來，還跑來女學，妳當他是為了什麼？他如今被我父皇弄進掌戎司，

那是什麼地兒？專門整治人的地兒！他剛回來，安平侯就被參一本，世上真有這般湊巧的事不成？妳就不知道往深處想一想嗎？」

氣頭上的瑞王一通搶白，饒是謝幼怡面上沒有表情，臉色都白了一分。

「殿下都這樣說了，小女子又能再說什麼？」她往後退了一步，「但殿下的話叫小女子又明白一事，人言可畏，小女子不管面對誰，從來都守著祖宗禮法，不敢逾越一步。就好比現在，小女子實在是不敢久留，他日人言誅心，小女子無法自處，殿下恕罪。」

謝幼怡也是被氣著了，丟下話快速福一禮就走，連兩位公主叫喚都不曾慢下來。

「三皇兄，你幹麼把幼怡嚷嚷跑了，幼怡又得怎麼想我們！」三公主沒喊住人，急得跺腳。

四公主也一臉幽怨地看著瑞王。

而瑞王呢，被「人言可畏、人言誅心」一應字眼砸得愣在那裏，後知後覺去回顧自己剛才說的那些，可不都是誅心的話！

風氣再開放，姑娘家也得顧名節。

他剛剛氣糊塗了，居然責怪到謝幼怡頭上，還說她對宋晉庭餘情未了。

瑞王當下知道自己錯大了，扭頭去找人，可偌大的校場，除去吹在身上的涼風外，哪裏還有謝幼怡的影子。

三公主和四公主氣呼呼地哼一聲，也跑走了。

瑞王孤零零站在那裏，心裏那一叫悔，連臉都變成青色。

他認識謝幼怡以來，是頭回聽她說重話。

他初次見到她時，是在街上被偷兒順走錢袋，用飯後被人當吃霸王餐的，差點被打出去。

那時他為了去見識賭坊，撇開所有侍衛，沒想到會發生這事，被人指指點點，無一人出手幫忙，是她坐著馬車路過，見到後特意讓丫鬟下車付了銀子。

後來他才知道，這個就是前兩年和宋家退親鬧得沸沸揚揚的謝幼怡。

別人總說她孤傲清冷，他卻覺得不是如此。

「這可怎麼辦？」瑞王知錯了，一臉顏色蹲地上。

她說出那樣決絕的話，他一時半會也不敢出現在她面前了。

最後，瑞王只得訕訕離開。

謝幼怡一路快步走回學舍，心裏憋著的那股氣才算散去大半。

她推開門就要近屋去，結果抬腳先踢到一個小瓶子，咕嚕滾倒，滾到她鞋邊。

她奇怪，彎下腰伸手拾起瓶子，上面貼了個紅色小條，用工整的小楷寫著「金瘡藥」三字。

謝幼怡捏著藥瓶子，回頭去看。

學生們估計都已經回屋更衣，外頭偶爾有一兩個小丫鬟走過，除此之外一眼能看清的所在並沒有其他人。

是誰把藥放在這兒了？她沒有受傷呀。

謝幼怡心裏存著疑惑進屋，等關上門，把藥放在桌上，她伸手去摘還纏著的帕子，猛地又低頭去看那瓶藥。

剛才她跟三公主推托說手受傷了，但三公主在後頭，不可能先送藥過來。

那這個藥就只有……她把帕子取下，那枚寬鬆的玉扳指被帶得直接落在她裙面上，扳指下有一道幾乎要看不出來的紅痕。

謝幼怡盯著手上淺淺的勒痕，瑞王剛才那句「世上真有這般湊巧的事不成」迴響在耳邊，讓她不知不覺想得入了神。

與此同時，屋外，藏身在銀杏樹邊的宋晉庭慢悠悠現身，確認謝幼怡進去學舍，想著她應該已經看到那瓶藥了，這才離開。

走到假山位置，不惑正在等他。

見他唇角含笑，不惑歪頭道：「公子送藥是表達善意，為何不親手送去給謝姑娘？」宋晉庭手執摺扇，抬手就想敲下去罵他多話，但想到摺扇剛才親密的挨過誰，當即收回來。

他背著手往前，沉吟片刻，到底是說話了，「你家公子我曾經做了對不起人家姑娘的事，她在生氣，所以我只能先哄哄，讓她氣消一些，再正式到她跟前露臉，好負荊請罪。」

不惑抽口氣，「公子，您難道對謝姑娘做出什麼……不如的事？」把禽獸兩字委婉地去掉了。

宋晉庭險些給他一腳，在心裏補了一句——差點。